

值得專注的事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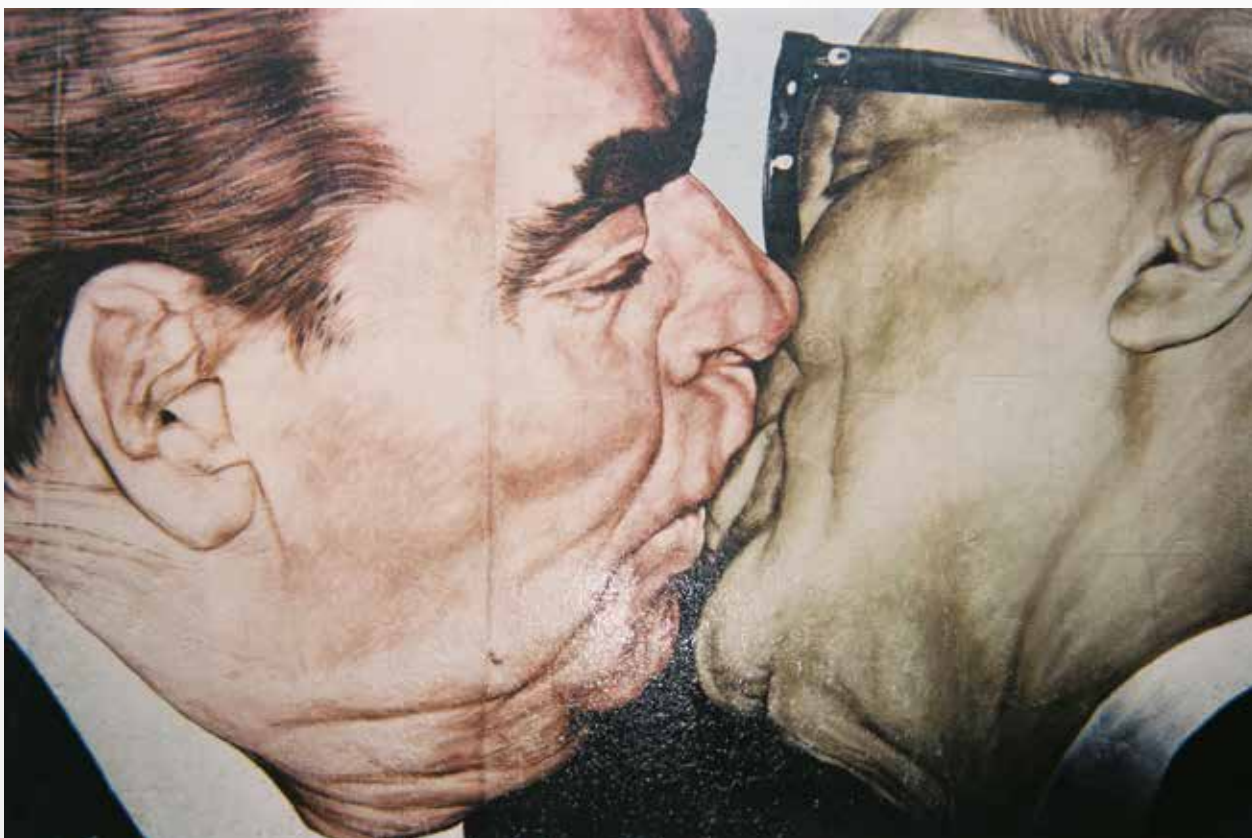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系／方宥綸

有人說，旅行就是從自己活膩的地方，到別人活膩的地方。但「活膩」從來不是取決於在同一座城市居住了多久，而是取決於什麼時候停止探索。

或許流連於各式各樣的博物館，總覺得柏林並沒有原本印象中的離經叛道；街景也不特別漂亮，因應戰後需求快速重建的建築有如複製貼上佔據了柏林，死板的厚牆等距鑲嵌著小窗戶，連塗鴉也不如民族地下道來得有創意，甚至有人說柏林是他見過最醜的都市。

電影《維多莉亞》裡，在深夜街頭閒晃的年輕人說：「真正的柏林在街上。」走在不同的街區就會體驗的不同的柏林，錯過了音樂、搖滾和頹廢瘋狂的夜生活，但也看到了柏林的另一面。

隨意地走在街上，不難發現豎立在一旁的半透明展板，細長的展板敘述此地發生過的悲歡離合；石磚路上偶然發現的絆腳石，簡單紀錄受難者生平；車站前的雕像，紀念來不及拯救的孩子們……一對德國父子正好走過，孩子瞥見雕像後問父親：「Was ist das?（這是什麼？）」父親便停下腳步細心解釋。整個城市像是在不斷地告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「這裡發生過很糟糕的事，讓我們一代一代地將它傳承下去，期望未來不要重蹈覆轍。」



東邊畫廊的柏林圍牆。

德國歷史博物館中，各黨的宣傳海報在玻璃窗內大聲疾呼：當時的人們怎能發現邪惡隱身其中蠢蠢欲動？備受嘲笑的流浪漢，乘上了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的浪潮，高呼著讓德意志再次偉大的口號，受眾人擁戴成為領導。

該如何認知到自己身處尚可懸崖勒馬的關鍵點？海報開始出現亞利安人的家庭典範，金髮碧眼的父母膝下兒女成群，掛著過於完美的笑容；課堂上教導各民族間外型判別依據，頭髮顏色由深至淺做成色票，血統依據遺傳比例做成圖表，從臉部特徵到頭骨大小，竭盡所能地丈量，用所謂的科學、所謂理性的數據來實踐黨的目的。經過科學包裝的仇恨，是為了給誰交代？為了讓誰心安理得？摘下猶太之星，脫下條紋衣，步出集中營，當時的德國人真能正確指認對方嗎？

若說歷史博物館不會刻意強調加害者的身份，那恐怖地形圖則是帶你認識所有加害者。展板上——張張納粹軍官、蓋世太保與親衛隊隊員的臉龐及戰後下場，受難者（包含猶太人或與猶太人相戀結婚的人）被羞辱、處死或逃跑失敗的照片，包含丹麥、波蘭、捷克、法國都無辜被捲入納粹的惡行。

看著被放大展示的臉龐，不禁想到這些人的後代是否也會被加以苛責？他們在外或許是泯滅人性的劊子手，在家卻可能是疼愛兒女的父親。《惡棍特工》美軍小



猶太紀念碑。



隊領袖除了收集納粹士兵頭皮，最喜歡在德軍額頭上刻上「卍」字；他總說，戰爭結束當你回到家、脫下軍服，就沒人能認出你了，沒有人知道你的惡行，你會過著跟普通人一樣的生活，所以我要留下脫不掉的標誌。而這些標誌，該由所有德國人及加害者的後代共同承擔嗎？《希特勒的孩子》紀錄加害者後代的心路歷程；面對過往的傷害，或許可以輕易地歸咎責任，然而面對真相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，而是為了更多的討論與救贖。

在指責你我都推了一把之前，思考為什麼那麼多人支持不義的體制，無論是迫於生活的無奈，或認同其意識形態，效忠、支持某些領袖且仇視異己，並對此毫無警覺，正是培育獨裁的過程。

《漢娜鄂蘭：真理無懼》：「我希望思考能帶給人類在這些罕見時刻、在千鈞一髮的時候，預防災難的力量。」或許藉著面對歷史，培養人們對於集體狂熱的警覺與恐懼，才是記憶傳承的目的。



美因河畔的小型遊樂園。

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有著童話故事般的建築，理所當然成為吸引觀光客的指標，廣場上連路燈的樣式都獨樹一格，繁複的青銅浮雕在柱體上形成一個裝飾性的空間，讓整體顯得更加輕盈優美——原本應該如此的街燈，卻在浮雕內被塞滿了難以清除的垃圾——法蘭克福是德國重要的大城市，也是歐洲的交通樞紐，大量的觀光客湧入後於去年開始加收城市稅觀光稅，但顯然稅金暫時還是無法解決問題；座落在廣場旁的舊市政廳內的員工，時不時出來驅趕擋在門口前休息的觀光客，趕走一批又有一批坐上階梯來透補。

往美因河畔走可看見鐵橋（Eiserner Steg），走過鐵橋就能遠離大量的觀光人潮，傍晚從鐵橋往車站方向走，在Unterrheinbrücke上可以順光看到鐵橋和羅馬廣場週遭的教堂尖塔，兩

座牆之間正巧設置大量遊樂器材，簡單的充氣遊樂設施、小型的摩天輪、彈跳床、鬥牛機……座落在河畔的遊樂園期間限定，如同巡迴馬戲團般充滿魔幻的魅力，想必是許多當地人美好的童年夏日回憶。

科隆與海德堡都距離法蘭克福一小時左右的車程，如果時間有限不妨選擇海德堡，除非對科隆教堂極感興趣，否則相較商業氣息濃重的科隆，海德堡的小鎮和城堡更顯有趣。

海德堡大學的圖書館就坐落在舊城區中，腳踏車在古老街道中穿梭的景象充滿歐洲風情，當然也少不了大學生在圖書館外違停的現象，讓成人倍感親切（？）。觀光客雖多，但附近店家林立，走累了就隨意地點杯啤酒休息聊天，因此反而不覺得街上擁擠。

酒喝多了，鬧事的學生也跟著變多；海德堡大學就設立了學生監獄（Studentenkarzer），從1778年到1914年間，將那些酒後搗蛋鬧事、跟當地人打架、不守規矩的學生關禁閉。監獄內從牆壁到天花板都是塗鴉，不難想像被關進去的學生閒來無事就在牆壁上塗塗寫寫，連階梯間挑高的天花板都有塗鴉，甚至還有「榮譽榜」紀錄學生姓名和被關天數，想必當時學生間也把進監獄當成值得驕傲的事。

如果談到德國城堡，想必許多人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會是新天鵝堡，蜿蜒的橋樑通往因林木簇擁而



遺世獨立的城堡，時而雲霧繚繞的山丘襯以遠方山川河流，靄靄白雪覆蓋的景緻仿若人間仙境——對比之下，海德堡城堡粗獷有如要塞，紅褐色的古堡歷經戰亂、火災和雷擊的破壞，部分斷垣殘跡被保留了下來；為了讓英國公主習慣異國生活而建的英國宮僅剩一面牆供人憑弔，抵禦外敵的塔樓如崩壞的蛋糕滑落一側，破碎的石牆佈滿厚重的蘚苔，若從城堡的中庭環繞四周，可以發現城堡的建築風格並不一致，城堡歷經兩百多年完工，似乎因為每任國王的喜好不同，才有了如今拼拼湊湊的古怪模樣。

除了佔滿整個房間的超巨大酒桶，藥事博物館也是古堡內值得一看的景點。地窖裡的木櫃擺滿了瓶瓶罐罐的藥草，有些則像中藥店般被收藏在一格格的抽屜中，天花板上垂吊著用來製藥的小鱷魚，除了天秤、磨粉器四周還擺放著動物的毛皮或糞便，就像闖進巫婆的房間，隨時可以看到她拿著木製湯匙攪拌著黑色鐵鍋中的魔藥。

夏天天黑得很晚，若是夜間來想必更美，昏黃的燈光為殘破的古堡增添些許神秘感，亦可從山丘上俯瞰小鎮與教堂的夜景，在黑夜與燈光的掩飾下，也或許能使用有著不同風格的城堡看起來更加和諧。

要了解一個城市就快的方法就是逛當地的超市，從商品種類和物價就可窺探人們的生活型態和日常，譬如在臺灣百元上下的護唇膏和乳液，在乾冷的德國相對便宜許多，但防曬乳的防曬係數則可能擋不了熱帶的太陽；麵包多是簡單的裸麥或雜糧，用來搭配起司火腿或優格果醬，不像日式麵包著重濕潤柔軟的口感相較之下更適合直接享用；光是火腿片就可擺滿整個冰櫃，還有大量便宜的馬鈴薯，不同種類有著不同的料理方式與用途，身為外國人的我們根本不知道差異在哪裡。

每天隨手挑幾瓶酒（因為不懂酒所以一律選擇酒標好看的，倒也不會踩雷），不知名的水果、熟悉的沙拉、清爽的莫札瑞拉和番

茄、簡單的起司優格和火腿，將酒杯和食物擺滿旅館提供的小圓桌，就可暢談到夜幕低垂。

討論歷史檔案的公開和使用，加害與被害、對與錯的二元對立；談被曲解利用的專業知識，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；談現代藝術價值判斷與市場操作，全白的畫作也可以成為暴風雪中的白兔；談情緒動員和集體狂熱，現代的疏離和人們追求認同與群體的本能；談消費主義與資本社會，為了逃離體制所做的努力，反而鞏固了體制本身；談博物館概念的演變，從著重收藏量的多寡到成為溝通的媒介；談電影小說提供的戀愛幻想和現實遺憾；談嚴肅的話題，也談生活、談工作、談愛情與婚姻、談過去與未來。

——或許我們都渴求更加純粹的交流，一頓大肆深談的晚餐，而不是不知所云的聚會，在食物也變得純粹的當下，捨去不必要的偽裝和表象，留下值得花時間專注的事物。

